

陈陟云 诗三十三首 及两种解读

陈陟云/张德明/向卫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Chen Zhi Yun
Shi San Shi San Shou
Ji Liang Zhong Jie Du

陈陟云 张德明 向卫国 著

陈陟云

诗三十三首及两种解读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陟云诗三十三首及两种解读/陈陟云, 张德明, 向卫国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21-4236-1

I. ①陈… II. ①陈…②张…③向…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27 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7321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陈陟云诗三十三首及两种解读

陈陟云 张德明 向卫国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36-1/I · 3273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757-88368583

序

程光炜

在人们印象中，陈陟云是一个大器晚成、人气急剧飙升的诗人的象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诗刊》、《十月》等大牌杂志纷纷推出他的新作和组诗，而且这种势头直到今天也有增无减。陈陟云 1984 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与海子是诗歌社团社友、同学和至交，确切地说他那时就已步入诗坛。后来因为工作繁忙，他搁笔多年，但不等于金盆洗手。他仍在潜心读书、思考，冷眼观察中国诗坛的翻滚大势，潮起潮落。这沉默的十余年，让他积聚了深厚的修养、文魂，大气的视野以及对世事人生和诗歌创作的深透感知。当他再次回到诗歌创作队伍中，他的诗风悄悄由 1980 年代的抒情风格转向内敛，语言趋于简约，诗感更加细腻并呈现出具有内在异质性和尖锐性的气质。他庆幸自己找回了大学时代的诗歌手艺，有了新的手感。在一种高度的自信状态里，他的境界和诗风似乎回到了“北大时代”，这种情不自禁的“高地意识”，使他的“回归”一开始就拥有了过去曾经有过的高端姿态。我只听说过金盆洗手的诗歌故事，但从未听说过一个才子回头的浪漫叙述。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年代，它的奇异是因为它往往能使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

陟云请我作序，由张德明、向卫国两位资深诗歌批评家加以点评，再加上陈陟云出色的三十三首短诗，我觉得有一种“诗歌

四重奏”的旋律感。这本诗集的形式显然是非常特别的。

在我印象中，陈陟云是一个对语言有洁癖的诗人。他总是力图用最干净的语感，去写出自己内心曲折复杂的经历。《杯或手：一种存在或缺失》这首诗感觉的清洁，以及重现一种来到人世间的婴儿新鲜如初的诗感，都在强化我的这种印象。它还有点像没有经过工匠打磨、加工的精美瓷器。这是一种“回复”，回到人生的原初，回到懵懵懂懂年代记忆的感觉。也正因为如此，它上面任何一丝划痕的呈现，都令人异常震惊。陈陟云以他异常敏感尖锐的感觉，表达了人们久埋心底的伤痛以及怜香惜玉、珍惜世间任何事物存在的郑重感。最近几年，他似乎有意在开掘梦境的世界。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将人日益物质化的压力下，这种开掘无疑构成了对异化人的历史处境的温和的反抗。但诗人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强悍的、爆发的和烈士式的，而往往付诸于倾听、倾诉，他是在用自己异常敏锐的神经和细腻的感情一次次贴近它，抚摸它，把它当做自己的婴儿，当成自己所有的一切。这种混合了孩子和成人的诗歌理解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弱者的哲学”，但同时又是一种最有效的对话途径。《梦呓》这样写道：

当是某生某世。一个春意酣然的下午
松间竹影，一幢回形的房子，庭榭环绕
我只走一侧
桃花在远处于开与未开之间被我移入脑中
光照暧昧，万年青的叶子晃动
仿佛一晃万年

当人生已过将半，所有世事都成烟云，沉睡多年的某段记忆悄悄地复苏，它因一次奇遇而变得琐细、具体、亦真亦幻，令人对活着的年代发生怀疑。但也因为这种怀疑更愿意紧紧抓住

“现在”。最近一些年来，我越来越不把诗歌看作超越现实的抽象的东西，越来越觉得它的生活实感，只是我们的诗人故意把它拿出现实世界，好像诗人从来都是现实生活的陌生人。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陈陟云诗歌中的倾听、倾诉，也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他所主张的“弱者的哲学”，与此同时也知道这种梦境叙述正是对不满足的现实生活的补偿和补充。以不满足的现实生活为参照，再读他对梦境的开掘、深挖和体贴，让我们有了恍惚间获得重生，有一种活在人间真是美好丰润的充实的感受。

由于长期严重失眠，陈陟云《深夜祈祷》这首诗读起来才入木三分，刻骨铭心。这种境遇和生活状态，无意间把他逼向了存在主义的领域，他也许并非自觉但确实又是心甘情愿地对此表现出特殊兴趣。就像卡夫卡原来只是因为父亲的压力才这么在生活中小心谨慎、亦步亦趋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在《变形记》中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哲学。格里高利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甲壳虫，家人都开始以另一种粗暴的方式对待他。他们这样对待他，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甲壳虫只是这位亲人的替身。正是这种奇异的替身，重现了卡夫卡与其父亲的真实关系。“失眠”让陈陟云重临了真实世界，这个世界通常都是被各种主张、标语、讲话、符号掩埋着的，这个真实世界因为他的失眠而重现在深夜。他体会到：

只有在这样的深夜，才能靠近你！

那些该死的时间碎片

赤裸的脚如何踏在地上？

最美的颜色依然是鲜血的光泽

带着体香，仿佛玫瑰的哭泣

在这种“存在哲学”的世界中，出现了美丽惊人的生活场景，于是“在这样的深夜，才能靠近你”。而这种状态在现实中

形同虚无，但它竟带着异样的“体香”。戴望舒的《我底记忆》试图用后期象征主义的手段，重新修补和复原生活中丧失的一切，一支烟卷、草叶、朋友的言谈，往昔中一切都在这里浓缩。这是我们读过这首杰作都无法忘却的阅读经验。陈陟云再次这样叙述时，他发现是在采用虚化也同时也更加现实的感觉，因为他的伤痛其实就来自这些东西的难以把握和自守——一种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东西促成他成为一个夜晚的叙述者。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诗歌和哲学一样都是最接近于存在主义的状态的，因为它们都直视现实和直视人的内心的。这种诗化的精神状态一旦拥有，它们就一刻也不得安息，一刻也不愿意原谅自己的苟且处境。于是在我看来，“深夜”、“失眠”是诗人无心插花而得到的一种存在主义人生境遇。它把作者的白天与深夜隔成两半，人世分离，这样诗人在失去生活的东西之后，却在这种分离状态中得到了诗歌。诗歌成为他秘不告人的一种形式，诗歌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存在”。他在里面得到远比生活更激动人心、更为隐秘也最为沉醉的生命的情态。

陈陟云的诗歌创作，应该以2007年为界，此前他的作品受到1980年代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较大。当然作为“80年代青年”，诗人这种思想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是非常自然的。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导致的高度物质化的文化情态，促使198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阵营发生分裂。一种技术化的诗歌创作占据北方诗坛，而主张日常化的诗歌创作即使放弃对抗姿态，他们仍然在坚持一种调侃的、戏谑的文学态度，在浪高风急、未来渺茫的年代安放自己的身段。陟云对两种诗歌形式都不满意，他是在自觉在回归南国的细腻、湿润和秀丽，这种创作因为与抽象、心灵意义上的主题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诗歌特色。心灵隐秘、爱情、生存境遇等等，成为他最为关心的题材。他在用一种自吟自唱的抒情方式，每天面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他暗暗希望能从中超越出来，以一种并非对抗、而是悄

悄摆脱的方法，建立自己精神的彼岸。在作为世界工厂的珠三角的一个静静的角落，在日趋繁华又临近香港的某城市的一个暗夜之中，他像本雅明一样，认为诗歌创作只是一种“瞭望”的姿态，面临喧嚣的大街，面对已经失去精神自觉性的年代，他的创作显然不能改变什么，包括他目前的生活，但因为创作他的人生方向显然在潜在意义上发生了逆转。他在喧嚣的世界旁边，建立起另一个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并且拥有的小小的艺术世界。我想正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分析的作品也才会呈现那样一种精神向度，构成其内在的结构。

与张德明、向卫国两位先生精彩的点评相比，我的读诗显然笨拙得多。他们精心、当然也是“蓄谋已久”的解读，成为对陈涉云诗歌一种凝望、相知和相悦，这些精准生动细腻的感触式的评论，实际是对诗人作品的一次深情的抚摸。例如，向卫国在评论《幻想的风景》一诗中写道：“幻觉是艺术的本质，也是情感的本质。陈涉云深深地懂得这一点。这首诗不仅关乎着爱情的幻觉——‘在无人离去的地方，我目睹一个人的离去’；也关乎着世界本身的幻觉性存在——‘生存的空间，堆积太多的幻觉’。但必须提醒的一点是，对艺术或情感的幻觉本质的阐释，似乎不能绝对化，不能引述如《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的说法来进行论证。直接套用佛学或道家经典来解释诗歌世界，很可能是一个错误。”评者显然受过一些哲学的训练，他越过诗歌文本，直接插入对哲学内涵的讨论。与此同时他又不忘记回到诗歌作品，以一种互文式的笔触去触摸两者之间那种也许更为微妙模糊的潜在含义。他在评论《深度无眠》时分析说：“诗人预感到这个衰败时代中的诗歌（包括爱），正在遭遇着某种灭顶之灾，甚至有死无葬身之地的感觉：‘已经没有器皿，可以安放那些灰烬了。’‘灰烬’，显然指词语的灰烬、诗歌的灰烬、爱的灰烬。可是，诗人绝不甘心诗歌（以及美，以及爱）真的就此寂灭，他一遍遍耐心地聆听内心的花朵，一遍遍地反复‘临摹’这最后的

美，但是——诗人却发现，曾经开放花朵的身体不仅早已经变成石头，而且如今连石头也在溃烂……陷身于此无眠的深夜，这是怎样痛苦的孤独！这是怎样绝望的挣扎！”

这是一种知人论世的评法，他对作者处世与写作的状态了如指掌，更能体贴入微地一层层将作品深处的微痕细心展开，抱着极大的同情去重建作品付诸于读者的那种艺术效果。向卫国评析的耐心和体贴显然增容了陈陟云诗歌的内涵，而在我看来显然也扩大了认知范围，可能已经在进入到诗人的写作之中，正在悄无声息地成为这些作品的一部分。

张德明先生的评点也很精到。例如，他看诗人的《时日》，认为“不难看出，诗人并不希望成为庸碌之辈，苟活一世，这种想法使他与周围人区别开来：‘总感觉是站在悬崖之上，孤独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无法留住’，这是一个志存高远者的真实心灵显影。尽管诗人直言‘像鹰一样俯瞰/却无鹰的翅膀’，但那种渴望超越自我、永不言弃的生命态度是着实令人感佩的。紧接着，在第二节里，诗人以‘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一片苦心，依然未能穿越一本书的情节’的句子，再次吐露了渴望名垂史册但又担心宏愿落空的无奈与焦虑。”写作对于陈陟云来说显然已经超越了“爱好”的层次，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写作等于一次次地检点自身，用一种更为抽象的形式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生活。

张德明的评点也许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不是用一种抽象思考的姿态来重建他对陈陟云诗歌的理解的。他的文字显得温润，自然，松弛，这也许能够帮助读者带着更轻松而不是更警惕不安的心态进入作品的阅读。他的诗评中有一种戴望舒的气质，是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与读者建立阅读的关系，当然他更多是陟云的诗为例来暗中展现自己的诗歌理念的。诗歌评论，其实有时候也是评论者自己精神倾向和艺术气质的体现。他的评论并不都是时时照顾诗人的，有时候还会暗含自己的异见，包蕴着对作品的分

歧，但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反而会扩大诗歌阅读的空间，使人意识到，当一位诗人写出自己的作品，也即意味着交出了对自己作品的阐释权。他把诗歌的权杖，拱手让给了评论家。

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与向卫国、张德明、陈陟云正在形成一种关于诗歌创作的对话。我们正在用大提琴、小提琴、圆号、长笛等等手段，在一种不和谐中寻找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音律的和谐，这种和谐姑且称之为关于诗歌的“四重奏”吧。这篇序言中就充满了我们合奏的音乐。它们参差不齐，高低不同，但诗歌显然是它们的最高指挥。在一种实际一直没有真正出场的杰出的艺术指挥家的调度、暗示、引导和协调之下，我们的音乐在一步步地走向洪亮、丰润和浑圆。它显然在组织一个诗歌的高潮，为了一个诗人的辛勤的创作，也为了在文化匮乏年代仍然关心诗歌的广大的读者。我想这就是我写这篇序的理由。

2011.6.5 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001 序 / 程光炜

001 杯或手：一种存在或缺失

让生命走向高远

诗歌之痒或打开世界的钥匙为何不能使用？

011 梦呓

时间密码与爱情体验

为时代发明爱情（诗）的诗人

019 时日

生命意识与历史焦虑

面对着深渊之上孤独的倒影

022 洪水

爱的高峰体验

诗歌中的“身体”形而上学

026 暗恋桃花源

革命+恋爱

“桃花源”：三重隐喻，情何以堪

031 幻觉的风景

在幻觉中领悟爱的真谛
诗产生于将幻觉体验为真实之处

034 深夜祈祷

声音里的情与爱
谜底揭开为何发现了谜面

038 深度无眠

思想者往往会失眠
“凌晨三点”：诗歌的绝望和挣扎

042 事物的确定性

爱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
不确定的确定

046 一生不变的爱情

犹豫是爱的大敌
爱情的理想否定理想的爱情

051 化境

爱情的空间与生命的编码
诗歌：作为“穿越”时空的界面

056 梦已千年

千年等一回
袖珍版的《前世今生》

060 桃花雨

桃花落下，人面何处？
桃花缤纷，心“雨”只此一瓣

064 与一滴雨的邂逅

在偶然中思考永远
一滴雨改变世界

069 红酒

人生难得恣意时
岁月之酒为谁而醉

072 画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一则现代的聊斋

075 雨在冬夜

爱的焦渴在心头淅沥
冬夜小雨泣如诗

080 雨在远方

想象一场美丽的爱与忧伤
“雨”：个体诗学的存在论本体

086 喀纳斯湖

男儿自有英雄梦
以诗歌的骄傲对抗历史的武功

090 喀纳斯河

彼岸的诱惑

对岸之思与对岸之诗

095 总想静坐于一棵树下

让超速的生命暂缓下来

穿上红舞鞋的人类需要的只是一棵树

100 独守一份孤独

独守孤独，抗争命运

绝对的孤独发明绝对的赞美

104 残酷的植物

欲望满足与生命沉沦

手的思念

108 毒药

生命是面向死亡的存在

无语之词

111 深夜醒来独观黑暗

解开内心的谜团

瞬间照亮永恒

114 另一种雪景

爱的辩证

诗歌就是从死亡的方向看

118 千面狐

生命的可能性

我爱狐狸精

121 把水点燃

致命的柔情

那个点燃湖水的人是谁

124 老屋子

“只因孤单而被注目”

物之秘史，何人可窥

127 石子

存在与时间的意义关系

石子与人：存在内部的差异追问

133 盛夏里的向日葵

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

一把瓜子的前世今生

137 清明即景

中年的沉思

无人表态的时代

141 那人是三十三只鸟

有信仰和追求的生命终将不朽

诗歌的荣誉尽归于“她”

150 后记 / 陈陟云

杯或手：一种存在或缺失

昨夜，肯定是在梦中
我喝水的杯碎了
那是一只晶莹剔透的水晶玻璃杯
被一只温润如玉的手
在抚握之中打碎
闪烁的碎片，散满地
杯中的水，洒满地
我看见我像一个三岁的孩童
为失去心爱的杯而痛哭
打碎的杯，再也找不回
滋润我的水，再也找不回
而那只白皙的手却一直在抚着
如一只白色的天鹅
游弋水面
直到被那些星星点点的碎片
不断划破
直到血流不止
直到所有的血都滴落我心头

清晨，我醒来
那只杯完好如旧
杯中的水也完满如初

但那只手已不再存在

我端杯喝水

隐约闻到了天鹅的血腥

如果把我的杯想象为天鹅湖

我只想等待着那只天鹅的回归

哪怕杯再一次被打碎

哪怕水再一次流干

2005年8月2日